



极小庭园—盆栽

依田徹（远山纪念馆学艺课长）



日本紫茎（学名 *Stewartia monadelphica*）的盆栽（昭和纪念馆）笔者摄影

盆栽是用花盆将植被控制在小小的状态培育的文化，在修剪形状上需要花费工夫和时间。盆栽最低限度需要每天浇水等保养，需要修枝剪叶和挂铁丝，有时也需要用工具削树皮。盆栽在浅花盆里放入小树木来制作生活风景。因此，盆栽可以看作是一个庭院。城市居住空间有限，在公寓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像庭院一样欣赏盆栽的人们。

在镰仓时代（1185-1333 年），被称为“盆山”的样式先于盆栽。由树木和石头构成的一种“箱庭”，就像实际尺寸的庭园一样欣赏景色，体验庭园。盆山通常放在贵族家院子里建造的架子上。盆山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，大庭院里套着小庭院。虽然盆山的人气逐渐衰退，但现在的盆栽样式之一的“附石盆栽”可以看作是盆山的子孙。也有与现在的盆栽非常相似的被称为“钵木”，长期修养一棵矮树。根据吉田兼好（1283-1352 年）的《徒然草》记载，镰仓时代末期的人们因为美的理由喜欢扭曲树木的奇特样式。江户时代（1603-1867 年），人们喜欢制作极端扭曲的树木。这种样式被称为“扭曲造型”或者“曲物型”，明治（1868-1912 年）以后就消失不见了。

从明治末年到昭和年代（1926-1989 年），确立了现在盆栽的独特思想。盆栽世界开始以模仿自然、遵循自然规律为目标。这与面向人工、造型艺术的扭曲造型不同。这种对自然的重视，被认为是受到



依田徹（远山纪念馆学艺课长）

了西方文学中自然主义的影响。在现代盆栽的世界里，人们实践着收集被称为“取山”，也就是取之于自然中生长成复杂形状的树木，更重视超越人造盆栽的自然创造力。盆栽的特点在于既不能分为“自然”也不能分为“艺术”。在超越现代框架的地方，潜藏着现代盆栽的意义和可能性。

盆栽是庭园吗？

所谓“盆栽”，是指将种植在盆里的树木控制在很小的状态进行管理，花费时间和工夫进行修剪型状的文化。以每天浇水为基础，需要修枝剪叶和挂铁丝，有时也需要用工具削树皮。“盆栽”是在有限的盆里空间里使用树木创造景观，可以看作是一个庭园吧。城市居住空间有限，在公寓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像庭院一样欣赏盆栽的人们。

另外，盆栽的特征在于，工匠通过技术将其制作得很小。在明治时期外国人的访日旅行记中也能看到对这种盆栽的惊叹。现在也被各国认为是“东洋的神秘”。“禅”经常说是盆栽的关键词，说穿了，这是一种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的就像黑匣子一样不可思议的东西。



日本紫茎（学名 *Stewartia monadelpha*）的盆栽（昭和纪念公园），根部景色 笔者摄影

从历史角度来看，将盆栽视为缩小的庭园也未为不可。在拙著《盆栽的诞生》（大修馆书店，2014）中，考证盆栽是从江户时代末期到明治时期的中国文化爱好者中诞生的。没有亲眼看到中国的日本人，在收集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过程中，想要再现憧憬的中国的“文人画（南画）”、“煎茶”、“盆景”等一系列和中国相关的兴趣爱好。

但是，作为盆栽的前史，镰仓时代已经有了“盆山”样式。这也是树木和石头组合而成的一种类似箱子般形状，称作“箱庭”，看室町时代（1336-1573年）京都相国寺僧人的日记《荫凉轩日录》等，可以知道仿佛鉴赏者变小了，迷失在景观中进行欣赏。这种盆山是在富贵人家的庭院，放在和窗户外廊道一样高的架子上。也就是说，在庭院中建造了一个小庭院，是一种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的嵌套结构，这也是其一大特征。

从描绘纪州德川家庭园（现赤坂御用地）的《赤坂御庭图画帖》（和歌山市立博物馆收藏）中可以确认，这样的“盆山”在江户时代的大名庭园中还存在。虽然在近代逐渐没有人气，但可以认为现在也可以看到的“石付盆栽”是其后裔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江户时代流行的“箱庭”等可以看作是“盆山”一个“亚种”形式吧。

还有一种被称为“钵木”的盆栽。这是对一棵树木花时间和工夫进行栽培，接近现在的盆栽。但是，在镰仓时代末期，从《徒然草》的记述中推测，当时喜欢故意制作出扭曲等奇形怪状的倾向很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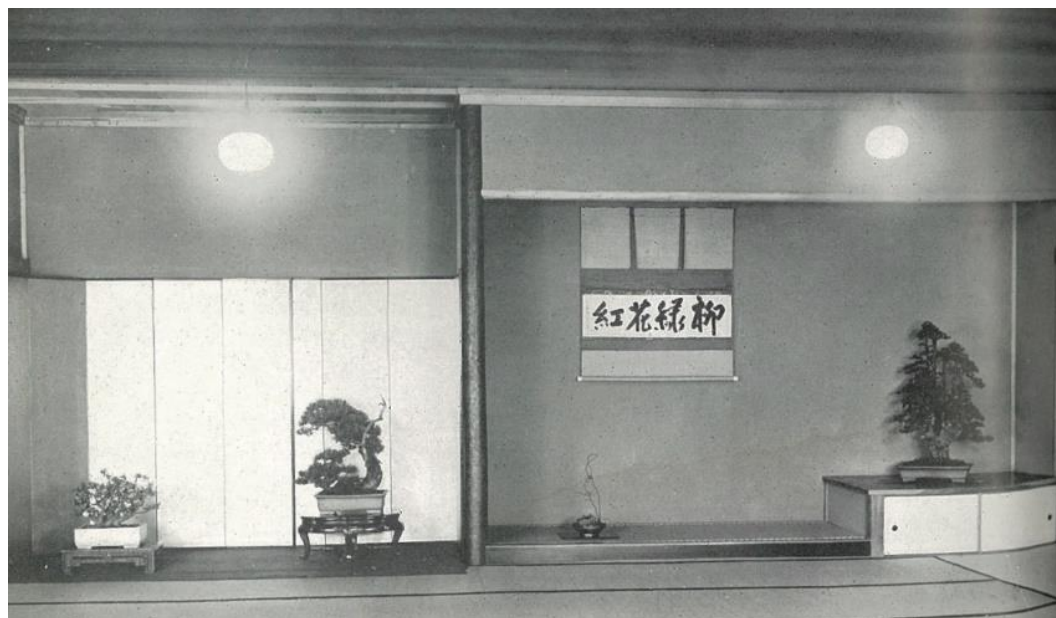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喜欢扭曲树木的嗜好江户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，产生了极端扭曲的树木。这种经常被称为“扭曲造型（曲物型）”的样式，在明治时代以后被改正而消失了。这是因为最初受上述中国爱好的影响，后来由受到来自西方的“自然”的价值观的影响所致。

作为爱好的盆栽

但是，盆栽包含着与庭园不同的要素。其中之一是享受以每天浇水为首的保养，具有实践型爱好的要素。有时会发生树枝等部分枯死的现象，需要改变树枝伸展的样子。面对这种不如人意的树木出现的问题，享受耐心地与其相处的态度才是“盆栽”的重要精髓。

另一个是收集盆栽的乐趣。除了上述大名庭园的绘图外，在浮世绘中描绘的平民层庭院里也能看到“盆栽”排列的样子。收集丰富多彩的品种，选择适合那树的盆钵，符合日本人收集习惯。

从明治到昭和时期，特别是在政界要人之间也流行盆栽。西园寺公望（1849-1940 年）和大隈重信（1838-1922 年）等元勋的名字在其列，此外，可以例举的有战后的吉田茂（1878-1967 年）和岸信介（1896-1987 年）、近年的河野洋平（1937 年）等人。拥有盆栽装饰庭院，彰显社会地位，各种盆栽展作为自我表现的场所也发挥着作用。



昭和年代二战前期盆栽展的样子

《全日本美术盆栽写真集》博文馆，1939

但是另一方面，只要有树木、泥土和花盆，谁都可以享受种植盆栽，有跨越阶级的特点。实际上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活动的花匠内山长太郎（1804-83），在庙会上认识了富山藩的世子而成功，被称为“花店太阁”¹的发家故事广为人知。

¹ “太阁”是“引退的摄政”的意思。原本说的是日本战国时代（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末）出身贫寒的丰臣秀吉成为掌控天下的“出人头地”。

作为“艺术”“文化”的盆栽

与作为兴趣爱好的盆栽相比，从“艺术（美术）”的视点来论述盆栽的造型就很困难。因为盆栽是活的不断成长，最大特征是没有完成的时候。再加上树木的寿命比人类还长，所以会传给人，跨越世代传承下去。也有新的主人会进行大规模的修改，盆栽不能保持始终如一的造型美。看一年四季不断变化的落叶树的盆栽（在盆栽界被分类为“杂木”）就会一目了然。

在盆栽相关人员中，也能看到想把盆栽称为“艺术”的人。也有人将枯死的枝条做成白色留下来，强调造型的“神”、“舍利”²等，有与现代艺术相通之处。但是原本作为“艺术”一词来自拉丁语的“Art”，意思是“创造出自然中没有的东西的技术”，在西方美学中，将人类无法参与的“自然美”和人类产生的“艺术”相对。因此，对于在大学专攻美术史的笔者来说，将每天变化的树木称为“艺术”，有一种抵触感。

例如，埼玉市大宫盆栽美术馆收藏的“花梨”，在照片上留下了昭和初期根津嘉一郎（1860-1940）持由时的样子。之后归佐藤荣作（1901-75）所有，经手岸信介后，现在归埼玉市所有。当时还是纤细婀娜的身姿，不过，经过了约100年的时间，现在树干长得粗壮健硕，隆起的根抓住土。这是树木本身的成长创造出的造型，不能认为是属于人类活动创造出的“艺术”。

另外，如上所述，盆栽是近代即席制作的文化，历史积累很浅。特别是从江户时代的“钵木”改作成“盆栽”的历史来看，并没有古典名作。如果把文化的成熟从古典样式确立后，在从中摆脱出来，再到样式的变化，来捕捉这一过程的话，盆栽有时会看起来像是没有成熟的文化早产儿。

经常有人主张盆栽的精神支柱是“禅宗”，或者从“茶道”中使用的“侘”和“寂”来说明，其实这些都是隐藏其不成熟的行为吧。从盆栽诞生的江户末期到昭和、平成时期，盆栽界疏于讨论“盆栽是什么”的内省，没有构筑对盆栽不感兴趣的人也能理解的盆栽理论。这与茶道世界试图将茶具定位为美术作品，并用“侘”这个关键词实现理论化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。

介于自然和人工之间

但是，作为形成盆栽的理念，可以看到的特征是从明治时期到昭和时期，盆栽界以“自然”为规范，有争取重现自然的历史。从历史上看，这与以人工造型美为目标的江户时代的“扭曲造型（曲物型）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种对“自然”的强调，应该是受到了源自西方文学的“自然主义”的影响。近代的盆栽界采取了采集在自然界生长成复杂形态的树木（称之为“取山”），尊重人类创意无法企及的部分的手法。也就是说，从自然界中吸收了非人类的要素。

而且，在盆栽中，反而在与“自然”稍有不同的相位，能感受到树木的生命力。例如，埼玉市大宫盆栽美术馆收藏的“五叶松铭辉”，当初作为盆栽来修剪，由于树枝的枯死而形状破碎。但是之后，由于树木的成长，树干复杂地隆起，形成了超越人类意图的破格的造型美。

在如此般不受人控制的点上，与庭园中的植被一脉相通。但是，盆栽通过将树木和钵体融合之后，使其特征更加明确地浮现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其特征带有既不能分类于“自然”也不属于“艺术”的要素。正是这些超出现代框架的部分，才潜在着盆在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和可能性。



1938 年被称为“佐竹家的真柏”的名木，白色的枝头被称为“神”。《日本盆栽大观》丛书，1938 年

² 在盆栽中，将风化腐朽的树芯和枝头称为“神”，同样将树干称为“舍利”。

经生环境构筑史第4号《特集：走向构筑4之庭》笔者和“生环境构筑史”的许可翻译。

注) 原文(日语)：https://hbh.center/04-issue_02/

依田徹

公益财团法人远山纪念馆学艺课长

1977年生。著作有《盆栽的诞生》(大修馆书店, 2014)、《近代茶人的肖像》(淡交社, 2015)、《皇室与茶水》(淡交社, 2019)、论文有《关于文琳茶具—以远山纪念馆藏“玉垣文琳”为中心—》(《东洋陶瓷》46、2017)、《关于江户富商仙波家与仙波宗意》(《茶水文化学》27、2017)等。《近代日本“美术”与茶道—语言与人与物—》(思文阁出版, 2013)荣获茶道文化学术奖励奖(财团法人三德庵)。
